世貿三館重建案

HUB OF SYD- TWTC EXHIBITION HALL 3 RENEWAL A CITY OF EXHIBITION + SHOPPING + POLITICS



指導教授: 劉舜仁

所 長: 劉舜仁

研 究 生: 陳博盛

私立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建築碩士學位論文

HUB OF SYD TWTC EXHIBITION HALL 3 RENEWAL

研究生:陳博盛 經審查及口試合格特此證明 論文考試委員會

大人 烧得

指導教授:劉舜仁

所 長:劉舜仁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Terms mit City

ACKNOWLEDGEMENT

若不曾出現以下的人、事、物,就不會有今日的我以及這本論文。我向他(它)們致意。

謝謝那些我敬重的人----所有教過我的師長。不管過去我是否接受他們的觀念,不管當時我對他們的教學內容認同與否,他們都是我的老師,對我有一定深度的影響。我敬重他們,因為他們都是創造今日的我的最大因素。而我很喜歡今日的自己,所以我感謝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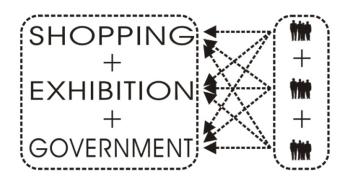
謝謝所有我還記得或是已經忘記,以及還記得我或已忘了我的朋友。無論他們現在何處,我與他們已經是永遠不可分割的一體,因爲我們曾經付出彼此的一部份與對方交換。我相信我與他們任何一個人之間的互動都是一種互相毀滅——我給予他人自己(或自己想要給他人以爲是自己)的想法,他人也對我透露自己(或他人欲讓我以爲是他們)的思維,無論虛僞或坦白的溝通,都是一次又一次無法取代的人生經驗。我們都是藉由願意接受或不願面對的人生經驗累積著自我的生命特質。因此,朋友們,不管你們願不願意,我們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沒辦法改變的事實。

謝謝這不單純而且爛透了的世界,更感謝這世界讓我有機會與能力體會到世界的醜陋。如果我沒有意識到這世界的負面,我不敢想像今日的我會成為何種把無知視為單純,把單純當做善良的無恥小人。

謝謝那些把缺乏文明素養當成一種光容的鄉巴佬與台灣所有自以爲樸實的民粹。如果沒有你們錯誤的示範,在這表面太平的時代,我也不會產生如何情恨的能量。

謝謝那些生下來就已經退休,出生於人間就爲了享樂的好命人。我不知道你們前世是否功德多於業障,但是我也算是沾到你們的福氣,因爲我認識不少好命人 讓我可以沾點光,也讓我可以效法你們累積功德的方法論。 希望我們來世可以處於平等的起跑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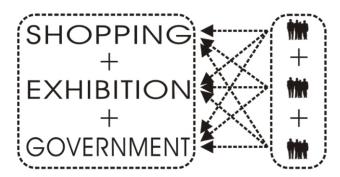
最後我要謝謝相信我而且讓我可以放手一搏的劉舜仁主任。 他是東海大學最理智也是少數真正能包容各式各樣妖魔鬼怪學生的師長。也是少數可以讓我吐露真話而不用講好話的師長。能夠暢所欲言是我身爲學生最珍貴的回憶。



信義計劃區由三種主要機制所組成----展覽、消費、政治。在我的觀點之下,這三者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彼此互利且共存於都市中。這三者亦可視爲不可分割的一體。

此三種主要機制企圖吸引人群聚集於信義計劃區參觀世貿展覽,於百貨公司消費,以及參與政府所舉辦的各項活動。此三種機制背後的操縱者爲資產家、商人,與政客,我們不難發現,"如何從人們荷包中獲取利潤並贏取群眾的政治信賴"是他們最重要的目地。在此地,所以美好的事物都只是野心的遮羞布,大眾的福利不過是一種宣傳的口號。

對某些人來說,此設計案與我的觀念也許只是一個 笑話。但我們永遠都無法否定---光鮮亮麗的偉大 權力背後,必存在這見不了光的貪婪陰影。



There are three systems working in SYD(Shing-yi District)----Exhibition, shopping and politics. In my opinion, the three systems are not independent, they are working with each other. Sometimes, they ARE each other.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in SYD want to make people pay a visit to the exhibition they held, consuming in their shopping mall, and join the activities of government. Because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are capitals, business man, and politician. Robbing money and faith from people is the only plan in their story board. Obviously, the fairytale things of the SYD are built of selfishness. Common good is just an advertisement of the power.

In this project, I want to treat the three systems as a villainous scheme. Every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in SYD are designed to benefit the conspirators---Taipei word trade center, mega department stores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 Briefly, I am the designer of the evil plan. I want to create several dreamy events to make people confuse famous brands with products of exhibition and the stuff on politicians. I want to connect shopping area to government show stage and exhibition hall in order to force people contact the politicians during shopping and visiting. I want to make people confuse supermodels with racing-girls and politicians. I want to make people appreciate the variety show of SYD.

The project may be a joke to most people, but no one can disavow the concept----the more power we get, the more greed we are.

CONTEXT

第一章	緒論			
		1-0	0 觀點MY POINT OF VIEW	
		1-1	1 本能THE HUMAN INSTINCT	
		1-2	2 貪婪THE GREED BEHIND GRACE	
		1-3	3 陰謀THE VILLAINOUS SCHEME	
第二章	基地			
		2-0	0 展覽城市EXHIBITION CITY	
		2-1	1 消費城市SHOPPING CITY	
		2-2	2 政治城市POLITICS CITY	
第三章	議題			
		3-0	0 空間陰謀THE SCHEME OF SYD	
		3-1	1 置入性行銷THE PLACEMENT MARKETI	NG
		3-2	2 三位一體 THE MIXTURE	
第四章	設計			
		4-0	0 冷酷繪製ARCHITECTURAL DESIGN	
		4-1	1 陰謀情境SCENOGRAPH	
		4-2	2 凝聚之惡FINAL MODEL	

第一章 緒論

我不願用一般的眼光看事物 因爲那只會讓我越看不清楚

也許是我太喜愛這世界,才會導致今日憤世嫉俗的我。我不相信精英(elites)也痛恨民粹主義(Populism);我厭惡資產階級(bourgeoisie)也不認同自以爲是的愚昧純樸;我不期待國際化的產品,也不相信有任何事物能代表地域特質。總之,我不相信任何被單純歸類的表面定義。

我相信只要有人類所介入的一切現象,其背後的原因與目地皆為複雜,而且其複雜的本體必定有可告人與不可告人兩種層面。重要的是,處於其中又不可脫身的我們要以何種態度來切入事件----善意的、惡意的;信任的、懷疑的;冷感的、劇烈的。無論我們的觀點爲何,我一直都不斷地在挖掘人性的深層面----表面現象背後的深層目地。在不斷挖掘真象的過程中,我所體驗的世界並不是真、善、美,而是真、不善,與不一定美。

在瞭解這些負面的真實□之後,很多人會懷疑探討這些令人不悅反社會議題的價值何在?對我而已,就是因為瞭解了人與社會的貪婪與醜惡,我們才會珍惜世界上少數的『善意□,不會把自他人身上所得到的『善意『當做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樣□負面□的觀念也許能導正我們對於外界產生正面的態度。







"當有人在笑的時候,就有人被傷害。一般人都是因爲一些殘酷的事情才會覺得好笑."。

每一個人應該都看過"歡笑一籮筐"(American Funniest Home Video)這知名度頗高的美國電視節目。這節目的內容建立在美國民眾以自家 V8 所補捉到的"爆笑場面"向該節目投稿,經製作單位篩選與分類,以最爲爆笑的片斷組合成一集六十分鐘的節目,在節目的最後,由現場觀眾票選出最好笑的影片,並頒發獎金給提供影片的民眾。

在電視機前收看該節目的觀眾,無非是想藉由影片引發自己的快樂----幾乎把雙唇撕裂的 笑容;失控且不斷從喉嚨吐出的笑聲;像高潮般抑制不了的身體顫抖與無法順利呼吸的瘋狂喘息。這節目做到了。我相信大多數看過這節目的人都至少一次在電視前達到如此瘋狂的境界。所以這節目臺無疑問地帶給民眾巨大的歡樂與娛樂。

到底是怎麽樣的影片內容可以引發如此的共鳴?我們可以用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分類:

- 1. 羞辱----某人當眾出洋相。褲子(裙子)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扯下;新娘的長群在婚禮上 滑落;模特兒走台步時肩帶斷掉而走光。
- 3. 無知----失序的非常行爲。小孩把頭埋到馬桶裡喝水;鄉巴佬把洗手水當成白酒;家畜(通常是狗或貓)把頭埋到人類的臭皮鞋或襪子裡。
- 4. 爆動----怒罵或互毆場面。球員打群架;教練與裁判肚皮互頂;觀眾向球場丢垃圾的 壯觀景象。
- 5. 烏龍----違反本意的結果。足球跑鋒跑錯方向幫對手達陣;酒保把調酒瓶甩到自己臉 上;誤把烤箱當洗衣機的忙碌主婦。
- 6. 無能-----技術上的不足夠。倒車倒到化糞池裡;溜冰初學者重重跌地的畫面;跳箱失 足而坐垮在箱子堆裡。
- 7. 其它----難以分類的雜項。

說穿了,這些影片的內容中都一定有一個或一個以上身體或心理的"受傷者"、"悲劇者"、"愚昧者"、"憤怒者"、挫敗者",而觀眾的歡笑則建立在這些一般人不願意經驗的人事物之上。也就是說,"個人的歡笑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這論點在此無疑是正確的。人性是殘酷的。

想想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件,我們也可以發現"歡笑一籮筐"的笑聲製造模式是一直不斷地被複製,並且快樂與痛苦的比例永遠是對等的。舉例來說,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之快樂與馬前失足而落榜的學生之痛苦是對等的,若每一個人都是第一志願,那考上的人也沒什麼好高興的,

馬前失足的人也沒什麼難過,因爲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上榜與落榜。極大的快樂需要極大的痛苦爲 基礎;揚名立萬的成就必須建立在多數人的失敗。

人在尋求快樂與滿足的過程中,必定要採在別人的屍體上。當然,沒有人要當被踩在腳底的屍體,就像沒有人願意在電視節目中被他人愚弄;任何人都寧願踩在別人的屍體上前進,寧願像個觀眾一樣坐在電視機欣賞他人的受傷、悲劇、愚昧、憤怒、挫敗,並不自覺地狂笑。

下次當我們在笑的時候,可以想一想這笑聲背後的悲劇是什麼? 也許我們會變得更善良。 或許這個念頭本身就是個笑話。



 〈疾病〉

疾病所帶給人的傷痛不僅是得病所帶來的物理與化學反應。舉例來說,發燒、頭痛、腹瀉酸疼等感冒所引發的症狀,雖然造成得病者生活上的不便,但最糟的並不是單純的個體痛楚,而是病患的症狀不能有效地對他人展顯疾病的存在,以自明其正處於病痛之中,有權力對外界的某些義務與責任"免疫"。

這是每個時代的每一天早晨都在發生的事件。也是每一個人在孩童時代共有的記憶。一早醒來發現自己的眼皮有點發燙,本能地把手掌壓在額頭上,為了確定這不是作夢,再把另一隻手掌貼在脖頸之間、、、、。是的。是真的。掩飾心中的喜悦,擺出精神不濟的面容,並把頭髮弄得更亂一些,用虛弱但又"音量足夠"的聲音對著門外嚷著:「媽~~~~我發燒了~~」。更重要的是下面這句:「我能不能~~~~~要上學」。

疾病是有分層級的。你若得到最高層級的疾病就如同享有外交豁免權,簡單來說,你的行為是可以超脫一般道德與法律的規範,為所欲為而不受制裁。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用精神疾病來當殺人脫罪的理由。因此疾病是一種可利用的工具。

得病者的可憐表現精準地切中人性的弱點----對病瘓以常人以待即是欺壓弱者,易招致旁人的譴責。所以病瘓是處於一種挾持著利益的不健全狀態。若把疾病當成一種成本,因疾病所得到的"福利"當做利潤,我們則可以對一種疾病的症狀作出本益比的評估。若利益高於成本,該疾病就像值得信賴的績優股,大家都會想買吧?

我們故事的主角就像云云眾生的寫照。人類具有趨吉避兇的本能,會在不同情況中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因生病而待在家中放假比上學受無聊的教育更"健康快樂"。所以他首先分析手上所擁有的籌碼----發燒的程度----是否足夠?然後放大自己冠冕堂皇的病痛,企求對手的無法反擊而不戰而勝。你必須相信這是一個小學生就具備的複雜思維與成熟手段。因爲你我都曾如此。當然事後我們是不會承認我們的險惡與竊喜,我們在台面上必定要僞裝成社會最喜歡見到的衛道者,口裡說著:「媽~~~~我好想上學念書喔~~但是我現在好難過~~~發燒好難過~~」。痛苦的表情最好再補上一兩滴矯情的眼淚。他當然也不需要寫功課了。

這只是小學生而已。長大後會怎樣,我們大概都知道吧。

必須要強調,疾病並非單純的實體病痛,疾病還包含著抽象的異常狀態----這也是外人最難以判斷又最容易偽裝的情節,通常這種疾病叫"失戀"、"傷心"、"生氣"甚至是無原由的"心情不好"。這種疾病比裝瘋還好用,因爲它垂手可得,也不需求向外界說明或證明什麼,即使醫院也不能從 X-Ray 中找出情緒性證據。反正他就是處於一種不同於平日的狀況。所以也是一種疾病,享有疾病所帶來的福利。



人若是天生善良,就不需要教育了。

我們必須承認自我的貪婪,因爲那是最純真的本 然狀態。

人之所爲不一定依循真實自我,有時我們的表現 只是爲了讓他人感受到我們企圖讓他人以爲我們 是何種的人,而非讓他人感受到真實的我們。

貪婪是天生的,貪婪也是提昇生命可能性的內在 驅力。 <邪惡>

幾乎每個人都聽過或讀過一段著名的希臘神話----勇者佩色斯宰殺蛇髮魔女梅杜莎的故事。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佩色斯千辛萬苦地找到了梅杜莎棲身的洞穴,為了避開能使萬物石化的邪惡凝視,佩色斯 以銀盾牌爲鏡,在洞穴中倒著行走,終於找到邪惡的蛇髮魔女。不知畏懼爲何物的英雄揮舞著寶 劍,砍下了妖魔的頭顱、、、、。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很容易被斷章取義的。說書人以自己的價值觀為故事加油添醋,賦予故事內容新的詮釋,使原義偏差,以方便說書人的以個人信仰為聽故事者洗腦。前一段所敘述的"佩色斯與蛇髮魔女"是被斷章取義的,它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們可以想像這段不完整的神話故事被製作成二十五分鐘的卡通片,在東森幼幼台播出。忙了一天的媽媽陪著剛被娃娃車送回來小朋友一起看著這部不完整的希臘神話卡通,成熟的媽媽並沒有比她膝上的稚子明智,也一同被商業文宣的主流價值觀洗腦。「蛇髮魔女是邪惡的妖怪呀!所以英俊又聰明的王子要把它殺掉,這樣才能跟公主過幸福快樂的日子呀。」她對迷惑的孩子說。這又是另一種的斷章去義,目地是教育小孩不可以做壞事,要不然會變成醜陋的妖怪,而且"一定"會被正義又長得像F4的王子砍頭。好人跟壞人以姣美與醜惡的容貌明顯地分野,這似乎是大部份騙小孩的故事的第一定律(面惡心善如鐘樓怪人的故事通常都不太受歡迎,也不太賣座,大概是因爲小孩子都是以貌取人的,而且父母寧願讓小孩以姣美的王子公主爲榜樣,也不願他們以醜人爲楷模)。

要揭穿陰謀就必須還原眞象。先談談我們的英雄----佩色斯。這位公認的英雄其實並不是什麼上得了台面的王子,說穿了他只是天神宙斯四處播種所生的私生子之一,也就是老子不認他,娘也不希望有他的上流社會小雜種。你可以想像這種人爲何願意挺而走險想,不過是想成爲英雄。佩色斯不過是單純地想以非常之事爲自己擺脫不名譽的身份,並不是爲了世人的安定生活或任何一種的公理正義而戰。但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家長一定是這麼告訴他們的孩子的---英雄爲了正義而戰。佩色斯的母親----達娜----被自制能力薄弱的宙斯化身的黃金雨"臨幸"才會以處女之身懷孕。未婚懷孕加上父親幹完就跑不知去向,佩色斯一出生就跟母親一同被他的爺爺----被神喻告知將被子孫殺害並篡位的阿高司王亞克里西奧斯----拋棄在小船上隨波逐流。貴游出身的母親大概過不慣平凡的日子,帶著小拖油瓶佩色斯嫁給賽里波斯島的迪克堤斯王。長大後的佩色斯爲了感謝養父之恩,答應迪克堤斯的要求----除掉醣陋又邪惡的梅杜莎。(寄人籬下總是要有代價的)

這艱鉅的任務背後,藏著不為人之的陰謀。簡單地說,佩色斯只不過是天神之間派系鬥爭並用來 鏟除異已的傀儡。從這趟斬妖之旅的贊助者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不單純。雅典娜(整個陰謀的主謀 者,下段將詳細說明)給他一面盾牌,讓他可以盾牌為鏡斬殺梅杜莎;哈姆斯(又一個宙斯 所生的小雜種,他是一個愛說謊又不顧他人死活的卑鄙小偷給他隱身帽跟一雙有翅膀的涼 鞋,讓他在途中以狡詐的方式問出梅杜莎的藏身之處。

我們可以從梅杜莎的背景了解到一般人對於這段希臘神話的誤解有多深。也就是這故事到底被主流價值觀簡化並扭曲的程度有多少?多數人一定認為梅杜莎天生就是邪惡的蛇髮魔女。訪不定還會有家長對他的孩子灌輸一種錯誤又自己為是的觀念----蛇髮魔女就是上輩子壞事做多了才會投胎成為蛇髮魔女呀!要不然就是蛇髮魔女就是大蛇髮魔女生的小蛇髮魔女、、、、之類正邪不兩立的價值觀。這真是天大的錯誤。梅杜莎本是一位美麗動人的年輕女子,也是海神普西頓(宙斯的親兄弟)所追求的女子。梅杜莎是故事中唯一的善類,也是最莫名其妙的犧牲品。海神普西頓追求梅杜莎之前,曾與智慧女神雅典娜----從他的親兄弟宙斯頭殼裡跑出來的怪胎----有過節。雅典娜施法將普西頓愛慕的梅杜莎變成蛇髮魔女,讓她的眼睛所見的一切都變成石頭,以報復普西頓。雅典娜是相當記仇的女人,把別人變成怪物還不夠,還利用急於建功的佩色斯展除無辜的梅杜莎。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梅杜莎並不是被佩色斯所殺,而是再次地死於雅典娜不曾熄滅的仇恨。

梅杜莎的苦難並未隨著她生命的結束而終止。佩色斯將蛇髮魔女的首級裝入麻布袋中,繼續著他的斬妖之旅。每當他將要敗給對手之時,他便會從布袋中去出他的戰利品,以梅杜莎的雙眼石化對手。梅杜莎從美麗的少女無緣無故地被變成妖怪,死了之後還成爲殺己者的"殺人工具",讓人繼續記憶著他的邪惡與醜陋。直到佩色斯殺光了一切想殺的(包括他的養父----迪克堤斯)之後,佩色斯將裝著頭顱的布袋擲入大海,梅杜莎在世人眼中的醜陋與邪惡才算終了,並以浪漫的方式向世人再次展現他的美麗----凡她所見的一切都變成了美艷的珊瑚。這才是真正的蛇髮魔女梅杜莎的一生。一個被天神們玩弄的美麗女子的一生。

我心中一直有個詮釋梅杜莎的方式,可以讓這段神話的正義與邪惡得到新的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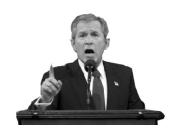
梅杜莎變成蛇髮魔女之後,在她那石化萬物的雙眼裡,其實仍住著成爲妖怪前的善良之心。因爲不願傷害世人,所以她一直獨自躲在黑暗的洞穴中,讓她的雙眼看不到美好的外界。除非有人闖入洞穴裡,否則不會有人因爲她的凝視而變成石頭。她已盡了全力爲她無法改變的悲劇尋求最好的結局-----個人在洞穴中等待死亡。但是那些在奧林匹斯山上擁有權力與法術的眾神未曾同情她的命運,反而創造出屠殺她的使者來到世上,用假情假義地正義之名了結她的生命,並以她的屍體爲英雄加持。屠魔英雄佩色斯只是一個想藉此證明自己不凡,並擺脫私生子污名的小子,若不是天神的法寶爲他護航,他的下場只會成爲洞穴中另一個石頭而已。可憐的梅杜莎大可衝出洞穴以眼神向外界表達她心中的忿恨。但是,當她的雙眼再次看到外界時,她已不是自己的主人。領著她的雙眼掃蕩世界的是屠殺她的莽夫,她所石化的對象沒有一個是她的仇家,而是將要殺死莽夫的無辜者。直到梅杜莎之頭顱落入海中,奇跡發生了。石化萬物的雙眼生產著美麗的珊瑚,這大概是眾神跟她開的最後一個玩笑吧。

這就是我想說的邪惡故事。

1-3

陰謀論可以使人注意到事件的某一些可能性所帶來的問題,及提倡者的可能動機。但陰謀論是要建基於一件事件上,而該事件可以是已發生或未發生的。

在對一切事物存疑的心態之下,我們可以對任何事物以合理懷疑的心態進行解釋。我無法接受一廂情願的衛道者,因爲過度相信人性本善的後過就是接受權威所欲奴化群眾的洗腦,而且過度的善意可以被合理懷疑爲一種掩蓋陰謀的美化行爲。





當你愛上一個女人(或男人)。每個男人(或女人)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

當你遇見一個女人,你的眼睛、手指、大腦以至於全身的細胞都在在告訴你一個單純的訊息----她是你夢寐以求的完美對象,你想要擁有她。若你不能與她更親近,你會心神不寧;若別人比你捷足先登,你會因此不悦;若她否定你的價值,你也會否定自己的存在。若她以心有所屬你會心碎;若她受傷或哭泣,你願成爲拯救美人的溫柔勇者。以上情節,稱爲「純粹的愛」。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是「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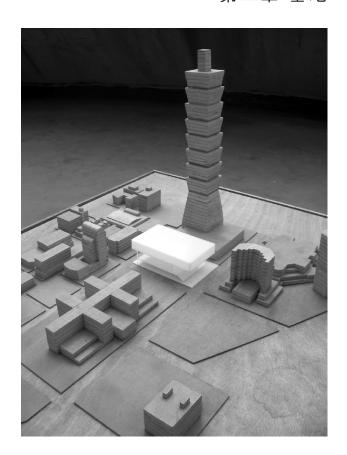
當你意識到自己全身的細胞都在催促你----去認識她、與她說話、逗她笑、牽她的手、吻她的唇,最終擁有她、占有她。你必須要有些手段才能滿足你貪得無厭的細胞們。要達成任何一個刻意的目的,都必須要有刻意的計劃。首先你要從一切可能獲得她個人資訊的人、事、物中得到她的喜好與習性,隱瞞自己的原始樣貌,將自己本然的內在與外在調整爲她無條件接受的假象。再者,分析你與她可能接觸的時機與場合,在自然而然的際遇中植入不自然的刻意事件----一種陰謀原型----並且將不自然之作爲合理化,僞裝成自然而然的一部份。當然,這一切刻意的計劃的、預謀的、不自然的,都是爲了滿足造成這一切**那**份自然而然、無從解釋的「純粹的愛」,

男人開始每天準時地到圖書館二樓西南角落的書桌讀書;翻閱著他從之前從未聽說的塔爾維若、徐四金、米蘭昆德拉;開始隨時戴著耳機,播放著 Leonard Cohen、John Coltrane、Duke Ellington;研究著各種意大利麵作法與咖啡豆的生產流程;強記著書本裡的每一句至理名言;搜集著小津安二郎、貝里尼、史丹利庫伯利克的每一部電影。他開始注意自己指甲是否清潔;有沒有忘了刮鬍子;定期修剪頭髮與鼻毛;每天洗完澡並換上乾淨的衣服才出門;隨時把房間保持整潔。一切所爲,都爲編織一齣自然的假象。

時後到了。男人心想,女人應該已習慣自己總是成為她在圖書館讀書時的固定畫面;也應該注意到了自己總是在看塔爾維若、徐四金、米蘭昆德拉;不經意地調大隨身聽的音量,讓Leonard Cohen、John Coltrane、Duke Ellington透過耳機傳到女人的方向;自己也對意大利麵與咖啡豆越來越習慣;也可以順口說出一些好像很了不起的觀點;看小津安二郎、貝里尼、史丹利庫伯利克的電影也不會昏睡了。男人起身,最後一次檢查自己的指甲、鬍子、頭法、鼻毛、體味、衣物,並且出門前已確定房間的整頓良好的。他帶著一身的假象,挾帶著刻意營造的氛圍向女人走近……。

這種為達成一個刻意的目的,而進行的刻意計劃與行為,不僅存在於對於異性的追求。功名、金錢、地位、友情、親情等各種自然與不自然的欲望與達成,其背後亦再現著相同的結構一即行為的背面必有不可表明的目的。一個好的陰謀家,就是玩弄自然的目的與不自然的行為且不被他人視破者。而最頂尖的陰謀家,就是早就忘了或從來不曾意識到自己是陰謀家的人-----個完全不知道什麼是陰謀的人。

第二章 基地



信義計劃區是台灣世貿展覽重點地域

平面攤位:1920 停車空間:1010

會議空間:1267 一年300天之展覽 爲台北市展覽活動密集度最高之微型城市

EXHIBITION = THE SHOW OF PRODUCTION = CELEBRATION OF TWTC





今日之展覽活動如同嘉年華會 展覽空間之動態事件高重於靜態展演 參展廠商與群眾之互動頻繁 導致空間之流動性高於靜止空間之效率 因此新的展覽館必須建構在空間的流動與彈性

EXHIBITION





EXHIBITION IS EFFICI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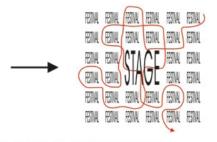
OR

EXHIBITION IS A FESTIVAL?









FESTIV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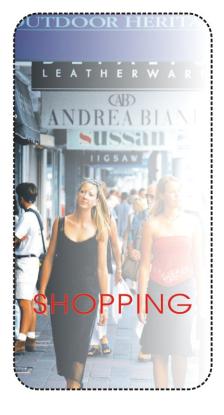
EXHIBITION DESIGNING = PROGRAMS OF FESTIV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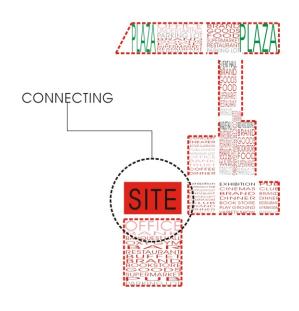
PRODUCTION + ACTIVITY + MODEL + AV ACTRESS
+ BIKINI + SHOW GIRL + COSPLAY + DANCER + SINGER
+ ENTERTAINER + MUSIC + FAMOUS + SELLING



九座大型消費空間所建構起都市的人流 百貨業如同該城市的事件創造者 訂義著都市自身的節慶與時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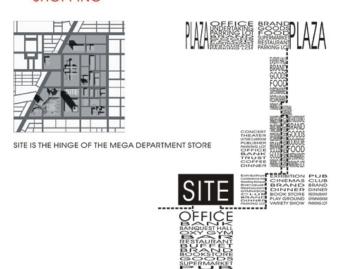
9 DEPARTMENT STORES = A UNION OF SHOPPING AREA = MOST POWER EVENT OF SY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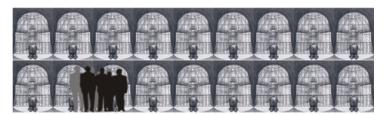




百貨公司是都市節點 亦爲都市的通道 商品與商品間之引力主宰著空間的密度與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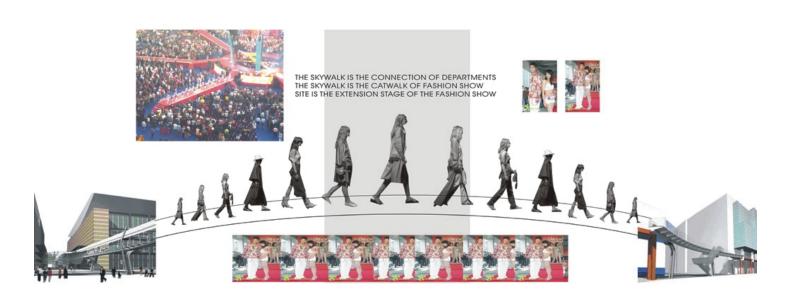
SHOPPING





CONSUMING IS NOT SHOPPING SHOPPING IS TO BE WITH THE FASHION





2-2 POLITICS CITY

台北市政府於信義計劃區中辦演著政治核心之角色 置身於商業人流中的政府主體之優勢在於 擁有更佳的機會親近群眾 並藉此切入一般大眾的生活空間 使政治可以自然之手段宣揚自身的權力













當代的政治不在如以往之強權統治 走入群眾之中使政治成爲生活之一部份 是當代的政治手腕 因此台北市政府不再是純粹的政治空間 而是凝聚著休閒 文化 娛樂 展覽於一身之多元機制

GOVERNMENT





CONTROL+FAITH+SUPERVISE











GOVERNMENT IS A SHOW MAYOR IS THE ACTOR POLITIC PROGRAM IS THE JOYFUL FESTIVAL



第三章 議題

基地於信義計劃區具有聯絡展覽 消費 政治空間之潛能然而原有之機能與空間型態導致該地域如同空洞之核心

TWTC EXHIBITION HALL#3 = EXHIBITION + ESOLATION PARKING LOT



3-1

所謂「產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是以付費方式,有計劃的以不引人注目的拍攝手法,對產品配息放置於電視節目、電影中,影響觀眾對產品的認知;這是一種以低涉入度的感性訴求對武力。 節目內容或電影戲劇的情話走向,行銷觀品的配的商標等,在投入劇情的同便接收產品置入放節的商標等(職眾對廣告的抗拒心態、「產品的」的目的是將商品或是品牌商標,以達成廣的人,以達成廣學媒體當中,以達成廣等娛樂媒體當中,以達成果。

在過去這些產品屬於戲劇中的道具,由廠商提供以幫助拍攝,但演變至今變成廠商要付費讓產品成為戲劇製作過程的一個元素,藉著戲劇曝光產品商標、形象,戲劇作品也因為廠商的付費多了一筆可運用的財源;只要產品的出現不會妨礙劇情的內容走向,編劇就會設法將產品巧妙地編入劇情。

除了廣告商之外,政府也會用置入性行銷方式來宣導政策,不過政府要格外小心,政令宣導和政治宣導的差別;最後要談到的是爭議性消費商品如菸酒產品的行銷,這類商品廣告的播出受到很多限制,第一,不能在無線電視台播出;第二,在有線台播出時要受時段的限制;第三,在雜誌登出時也受到限制。因為菸酒廣告對人體健康有害,所以這類廣告都要靠暗渡陳倉的方法登出。

知觀眾產品訊息。最後一種是「產品置入」,像是主播台上的電腦商標、戲劇裡男女主角使用的物品…等,是比較間接、潛移默化地產生效果。置入行銷比較接近節目贊助形式,節目本質不會做太多的修正,這種行銷手法是透過生活型態與情境溝通,以和緩的方式對消費者進行說服性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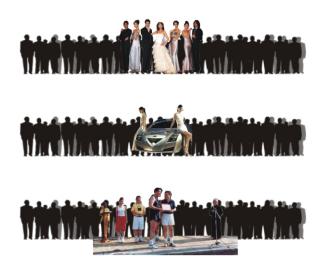






三種機制交匯的優勢在於 我們可以利用其三者之間的鄉互相置入 使三種原本獨立運作的主體凝聚成不可分割之母體 再藉由彼此的人潮與特性 使空間之的三種機制相互作用 各得其利

EXHIBITION = SHOPPING = GOVERNMENT



INDIVIDU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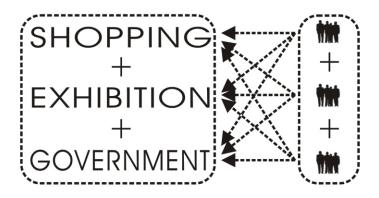


三者結合之下所產生的都市事件是讀一無二 且充滿無法遇期的事件衝突 其間的事件與人流之碰撞 將會是該設計中的主要架構 模糊事件本身的單純結構以重組新的都市生態 展覽=消費=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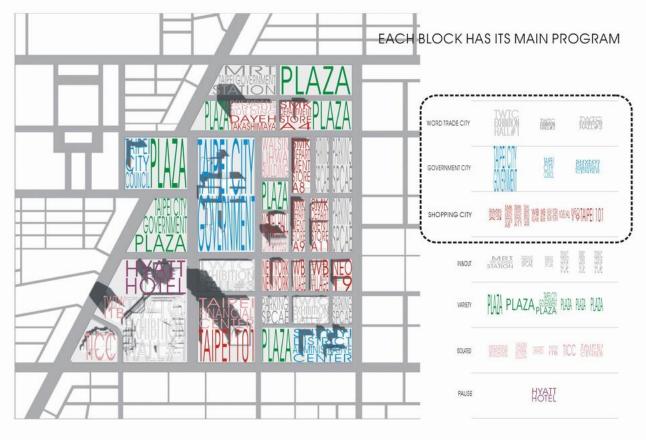
WHAT IS GOVERNMENT? WHAT IS EXHIBITION? WHAT IS SHOP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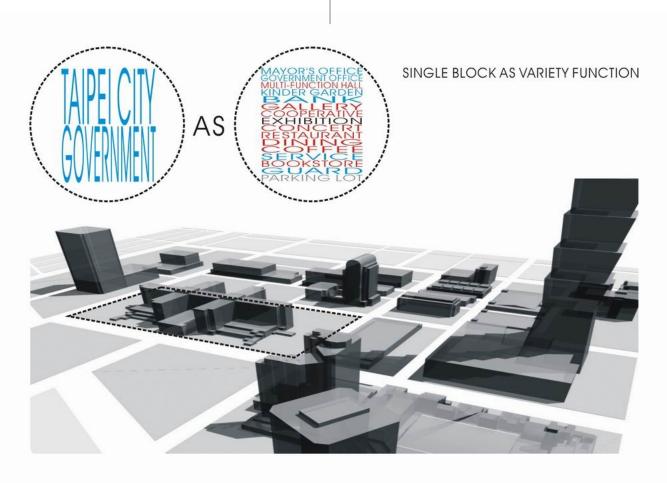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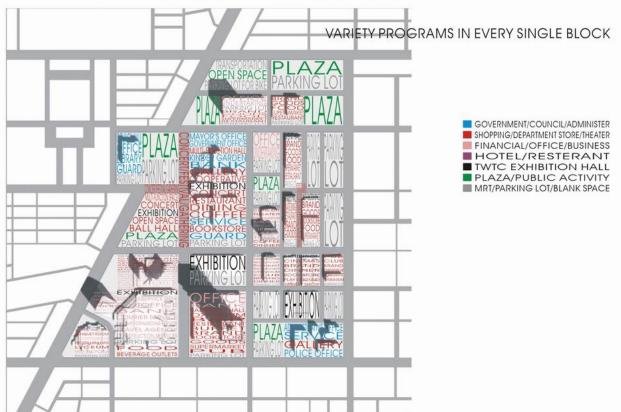
MIX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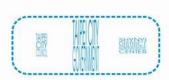


MAPPING OF EXHIB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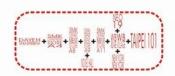


MAPPING OF GOVERNMENT





MAPPING OF SHOP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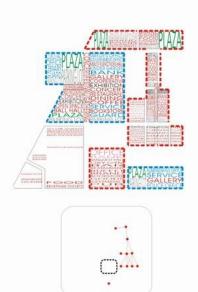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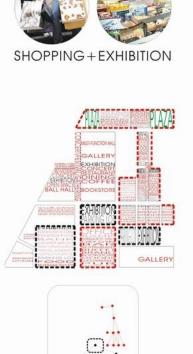
MULTIFUNCTION HALL
CONCERT
RESTAURANT
DINING
COFFEE
MURTONSE
CONCERT
OPEN SPACE

BALL H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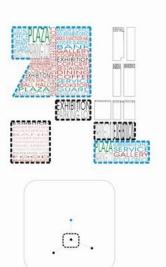
BANGUET ROOM
RESTAURANTS
LYC EUM
BEVERAGE OUTL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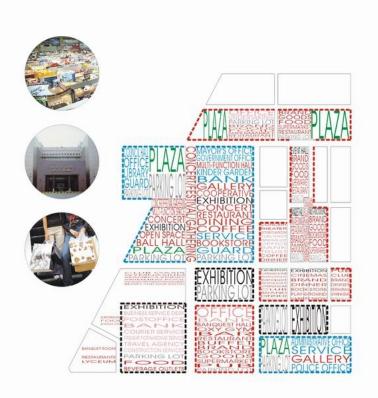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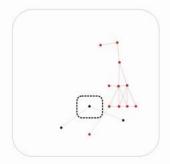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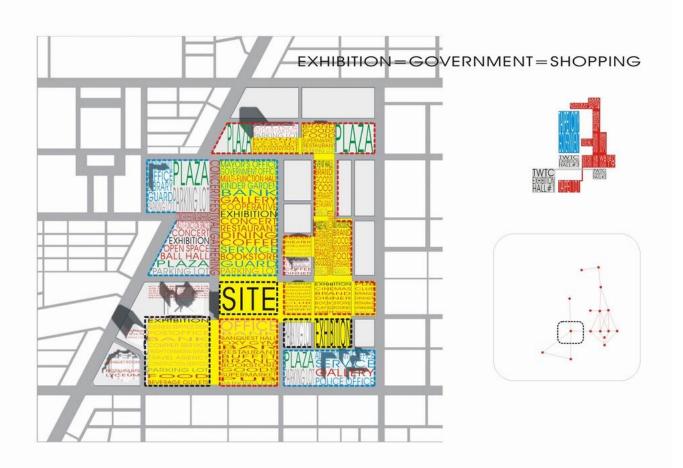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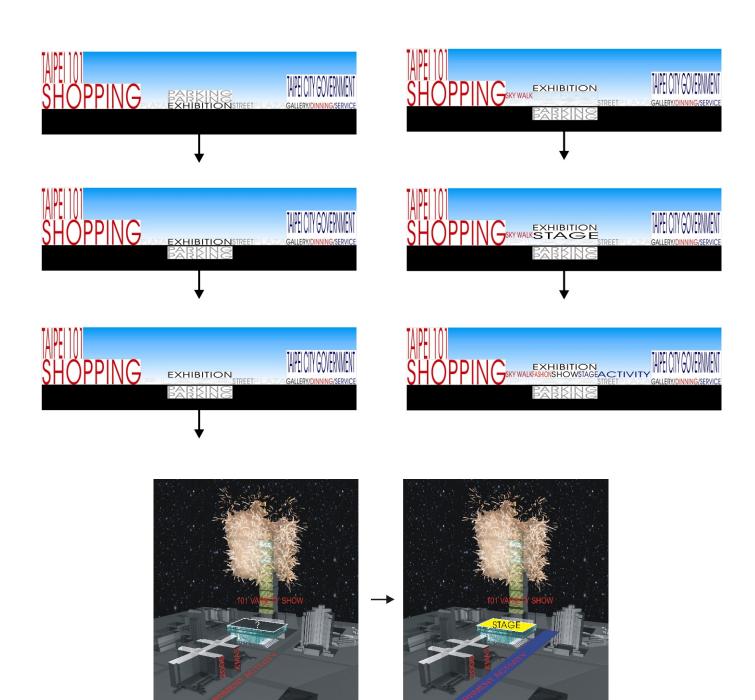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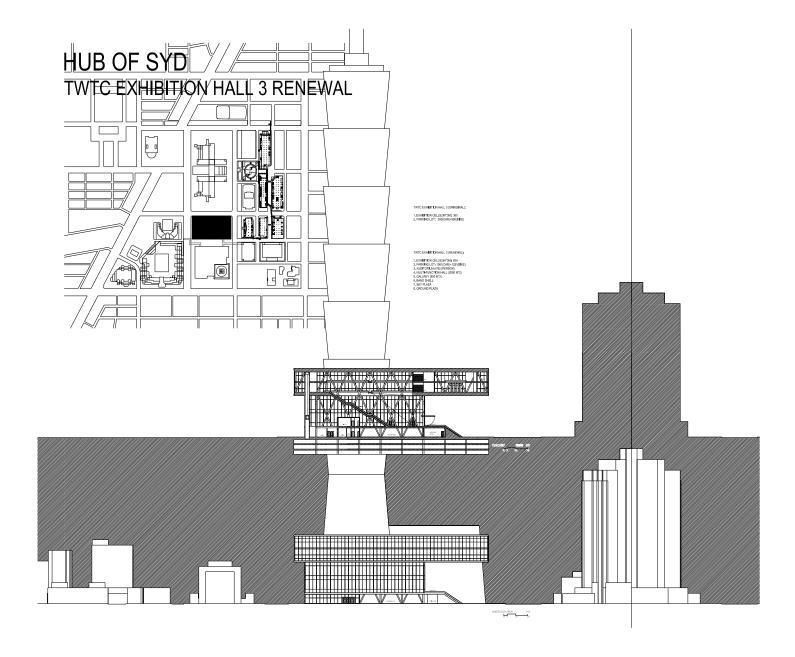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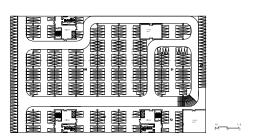
DIAGRAM OF SECTION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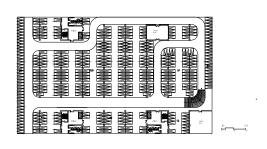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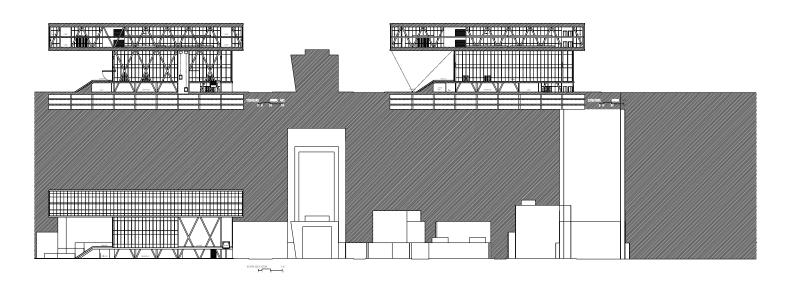
第四章 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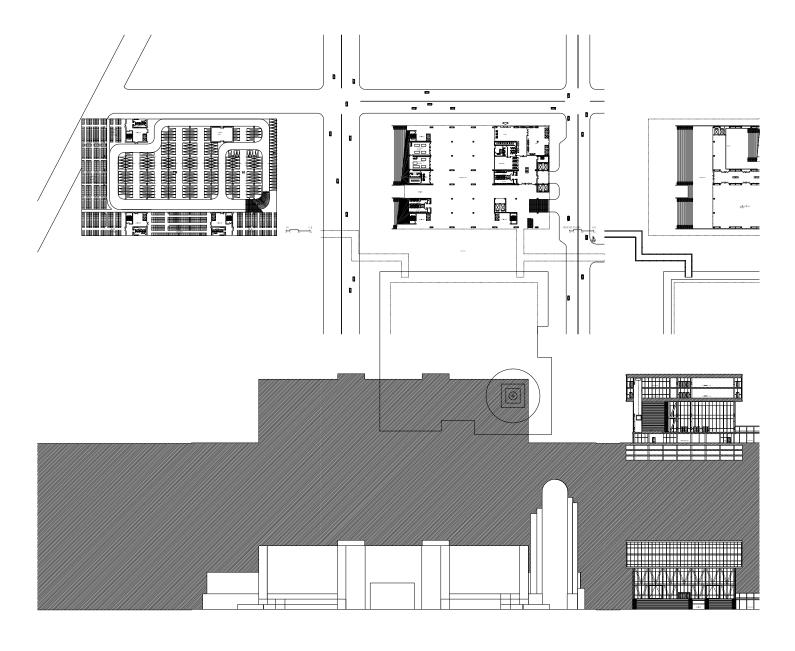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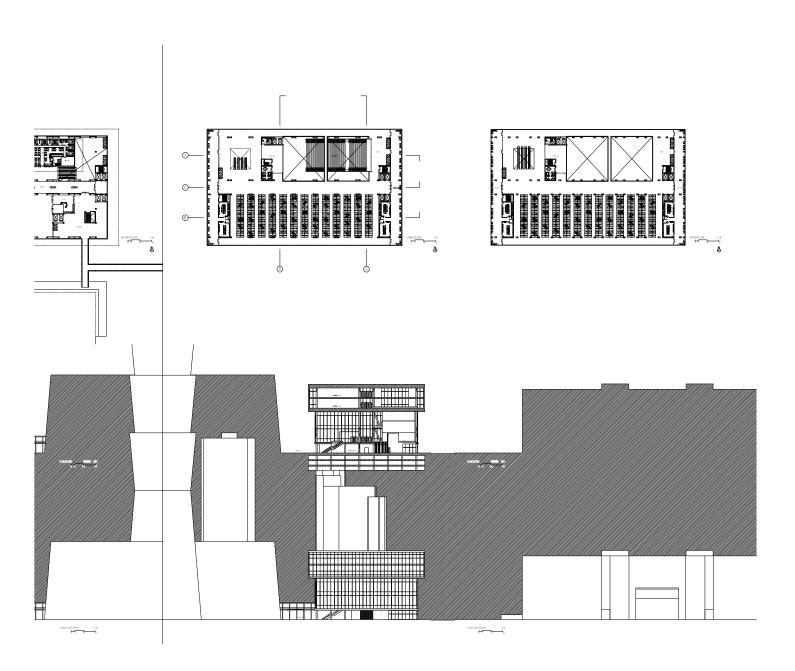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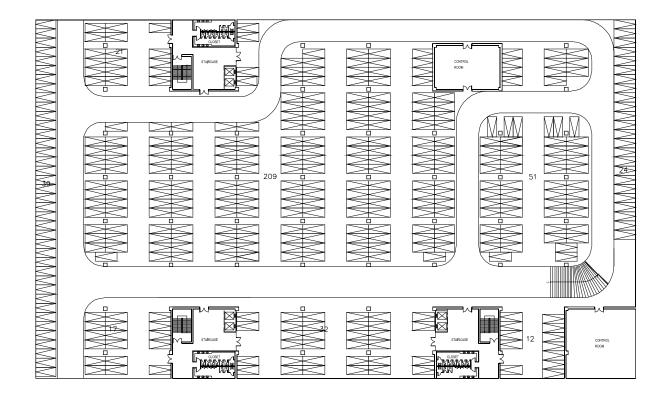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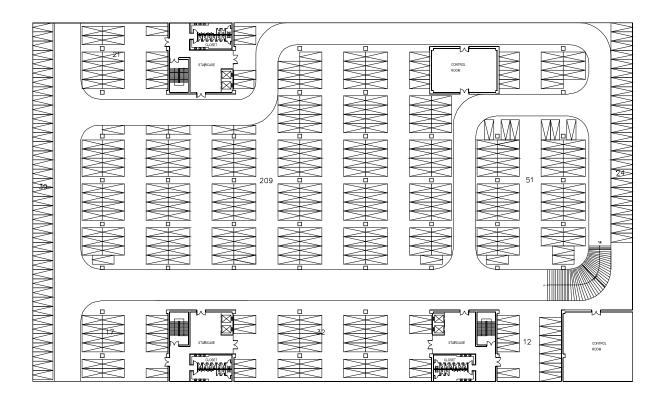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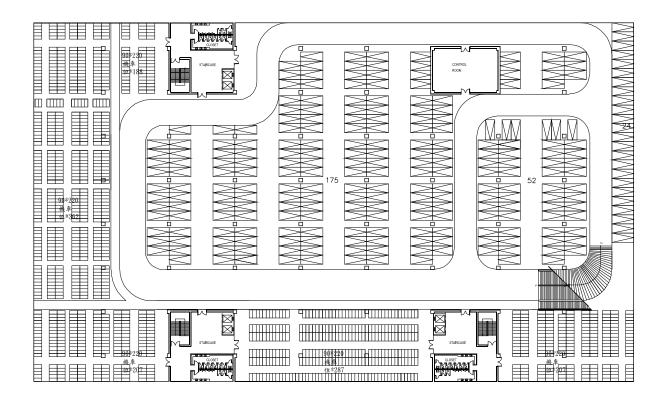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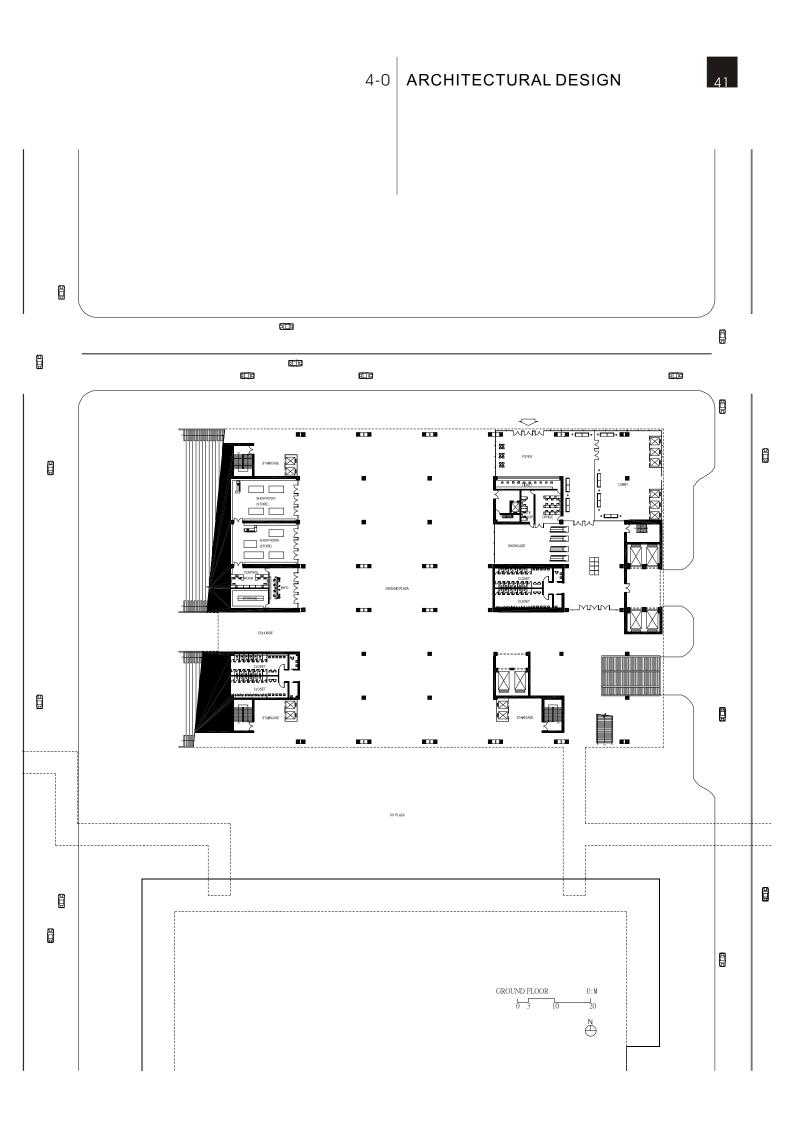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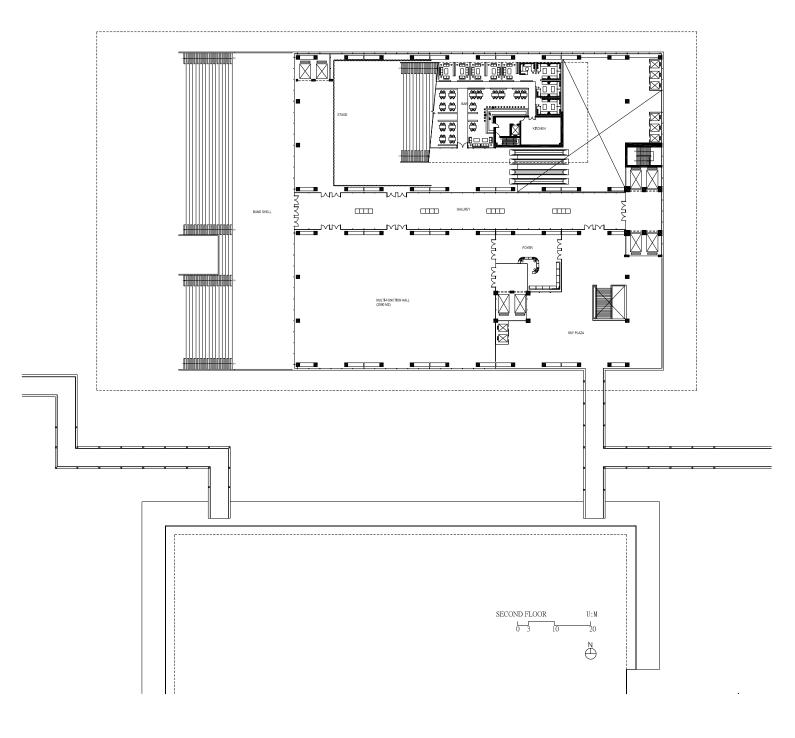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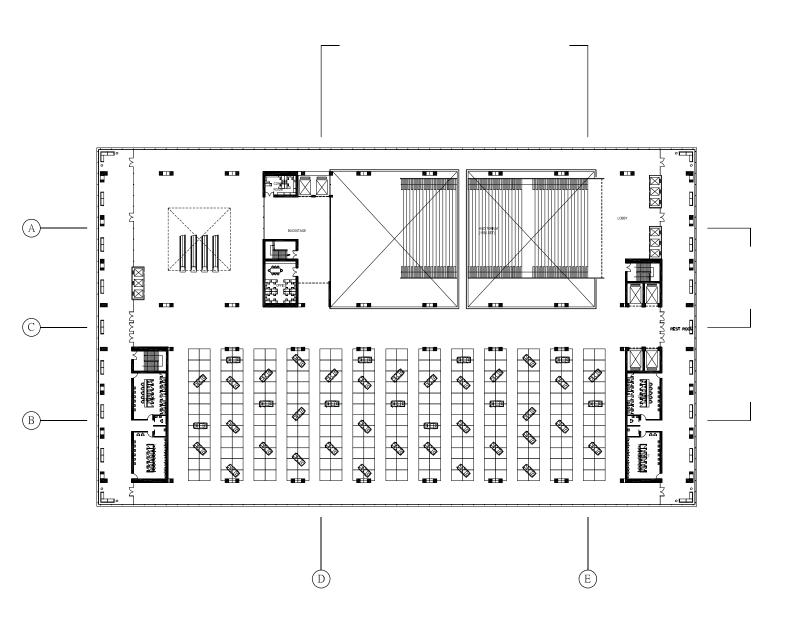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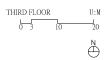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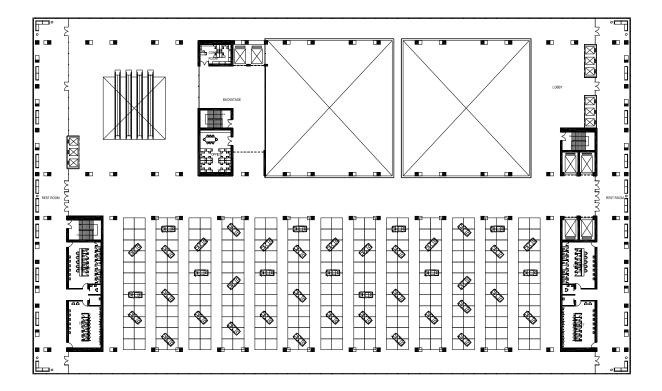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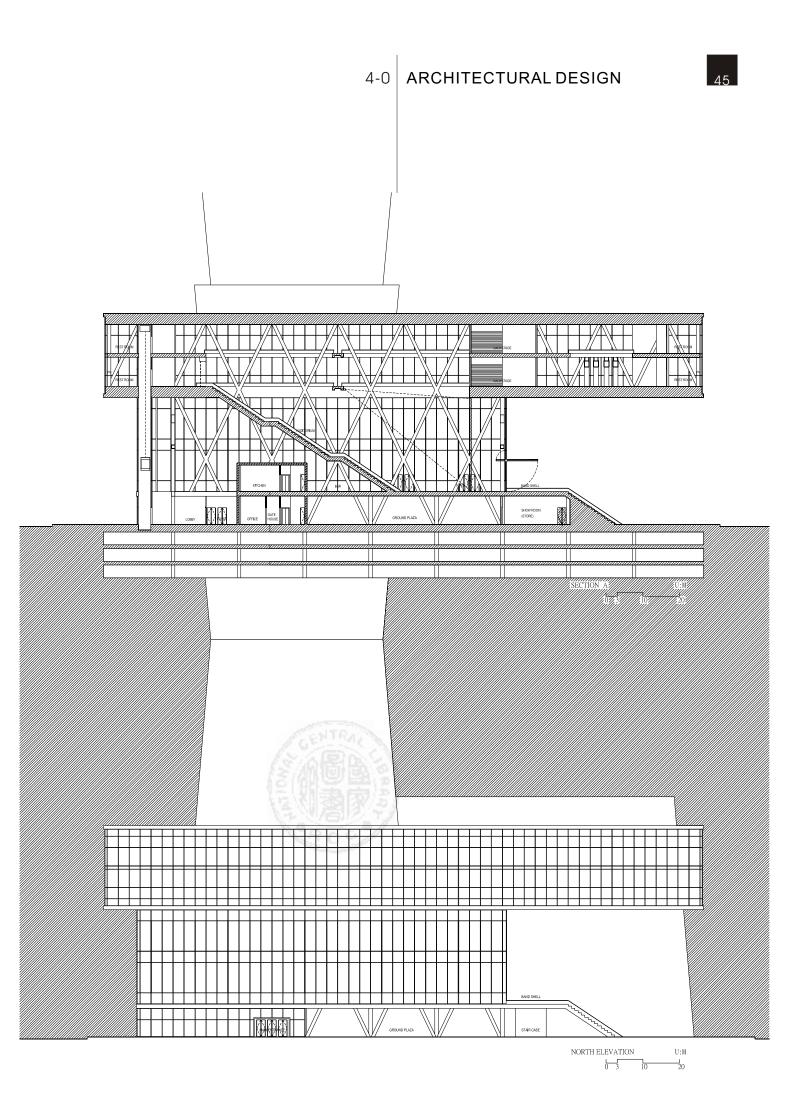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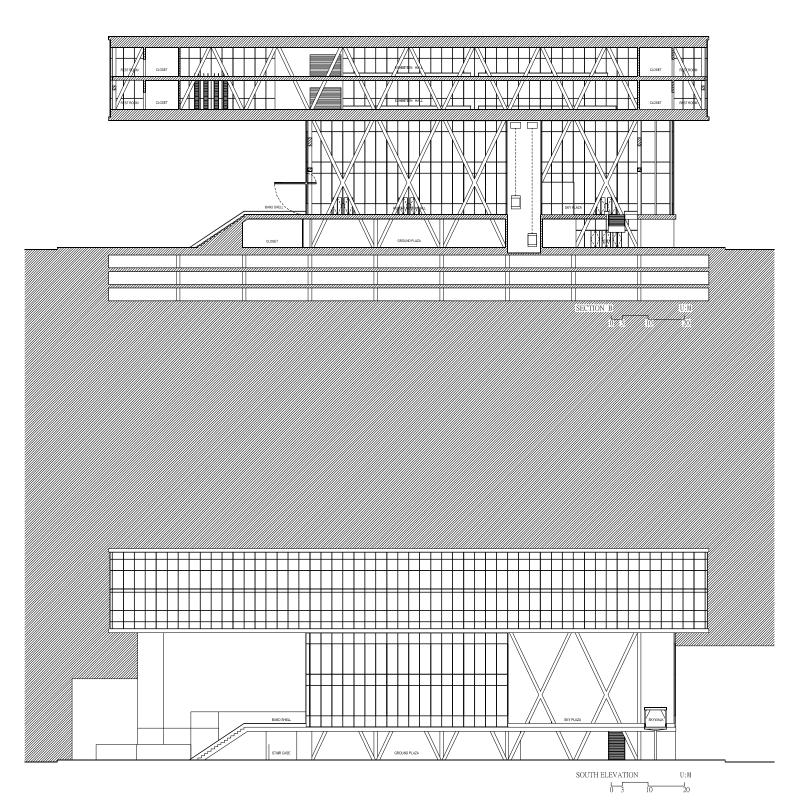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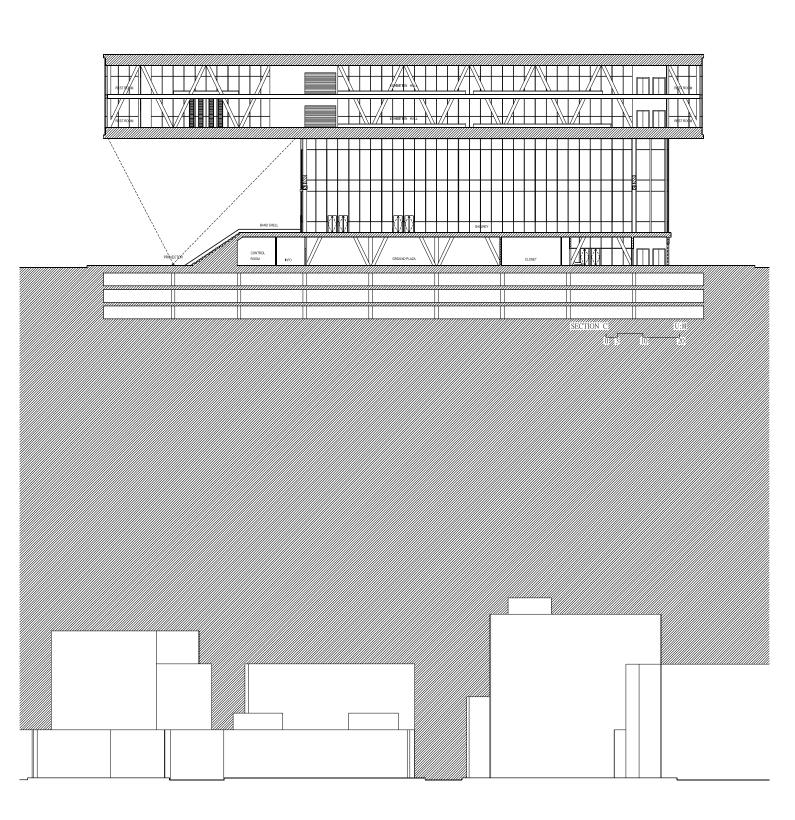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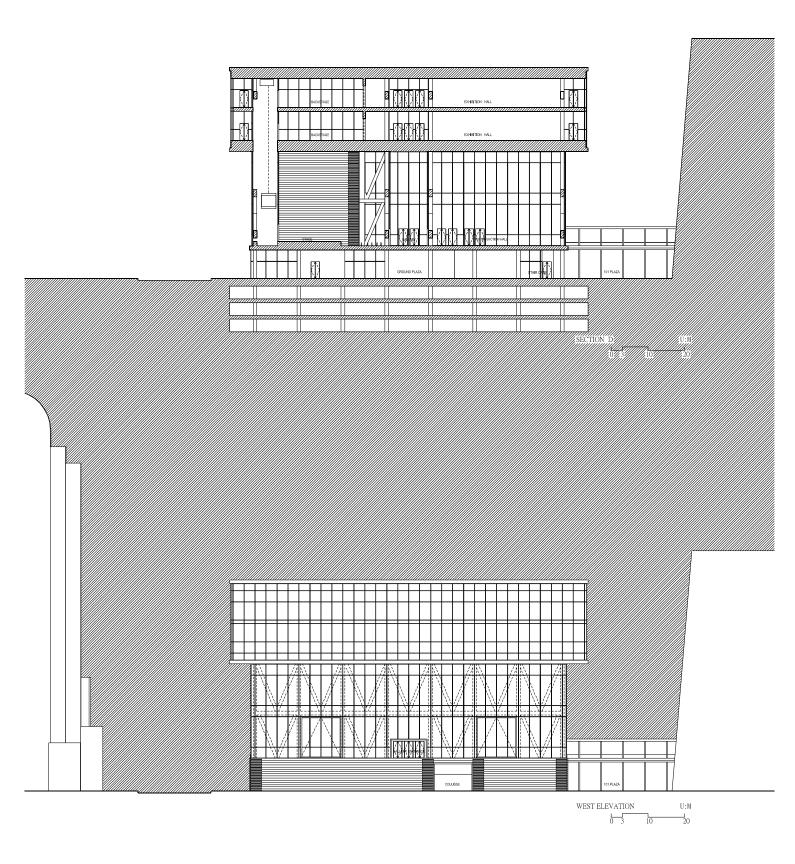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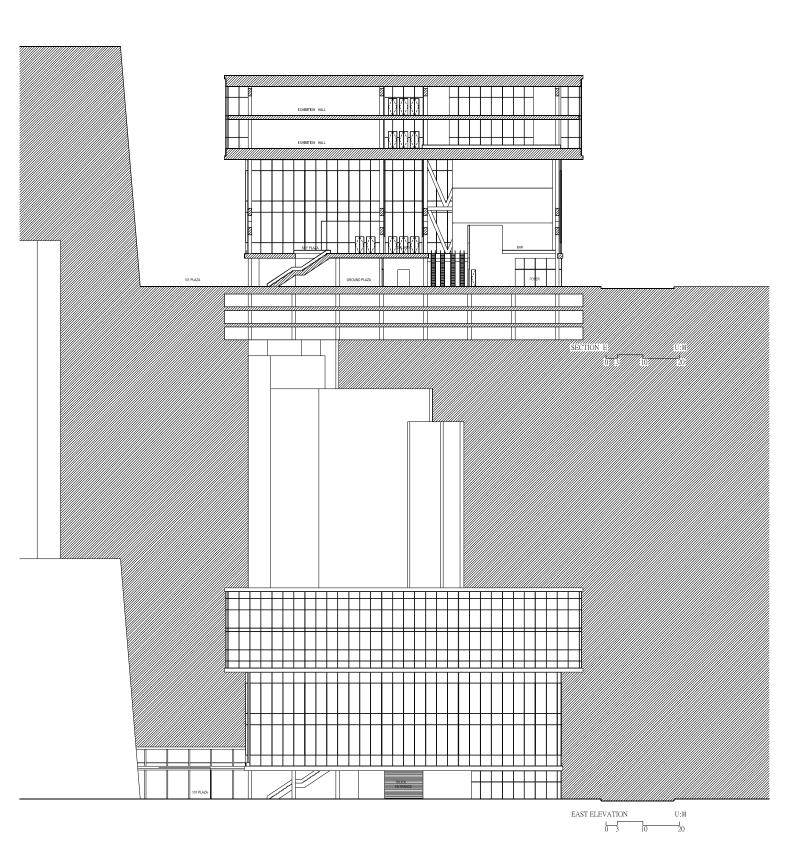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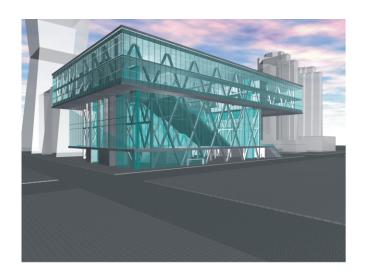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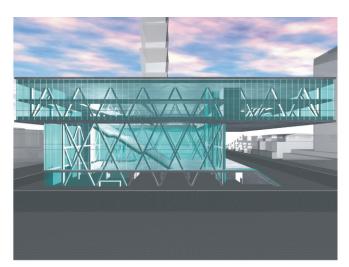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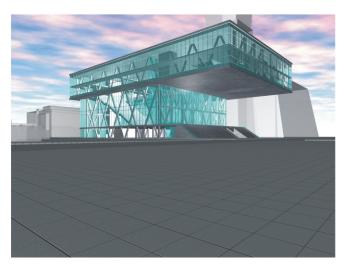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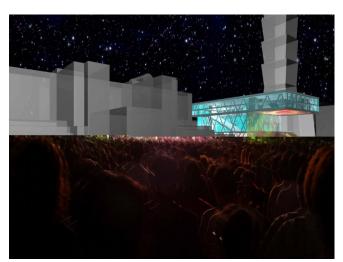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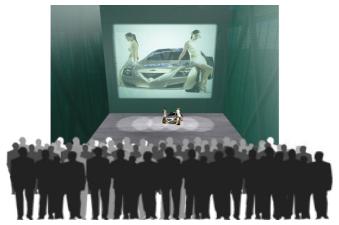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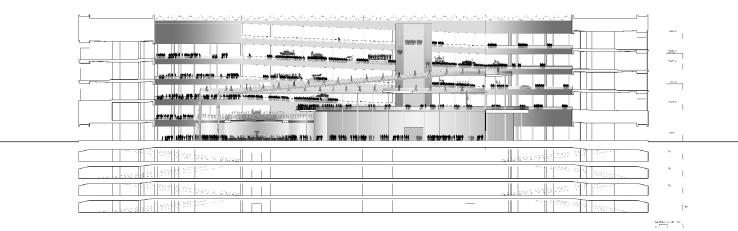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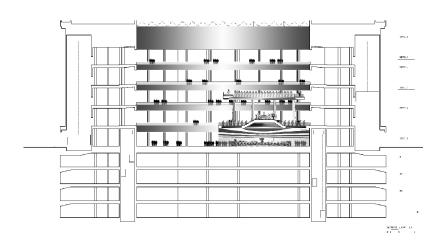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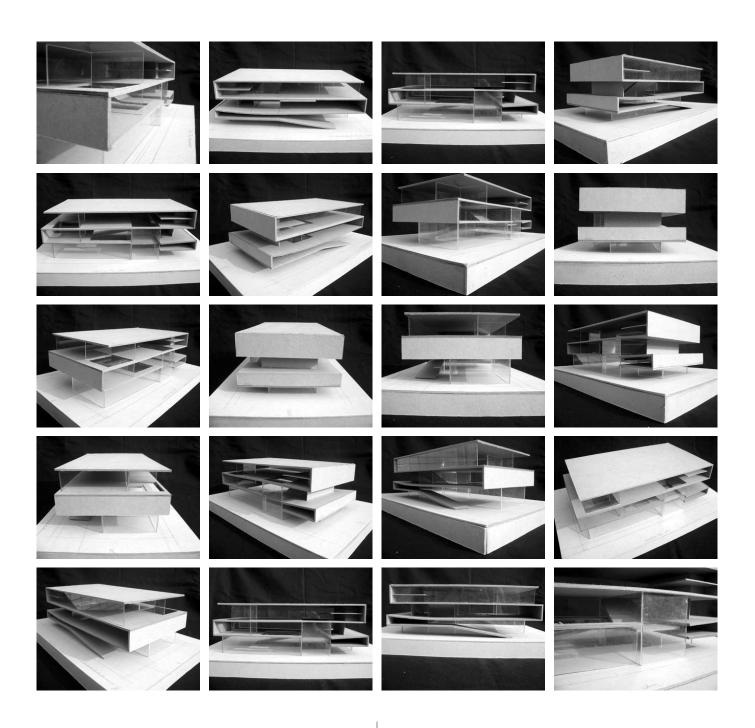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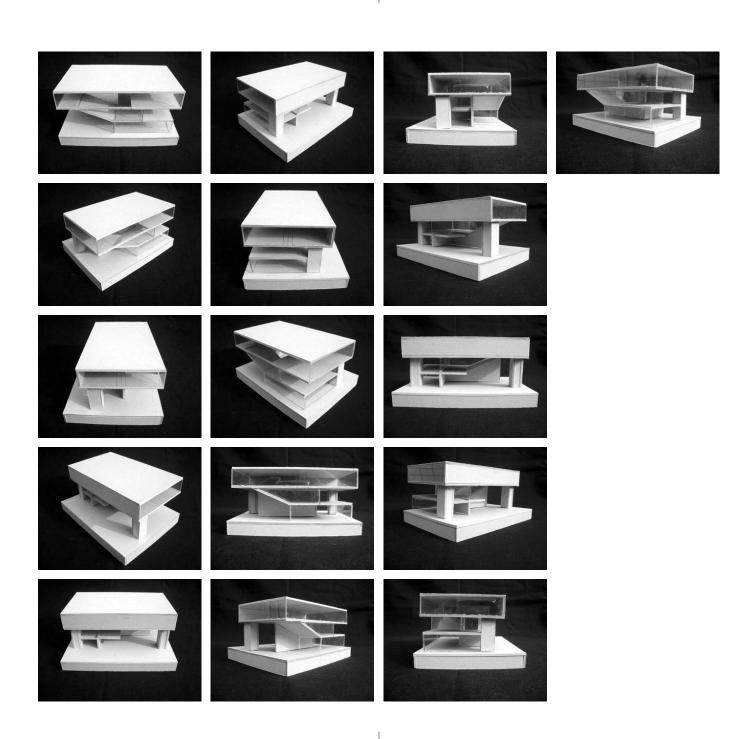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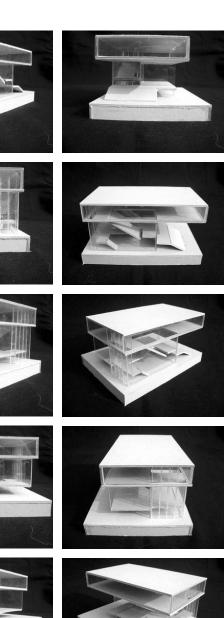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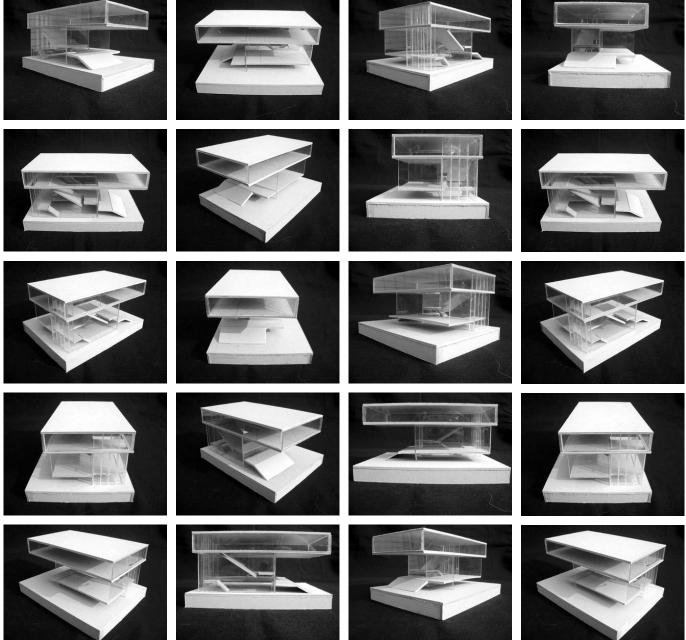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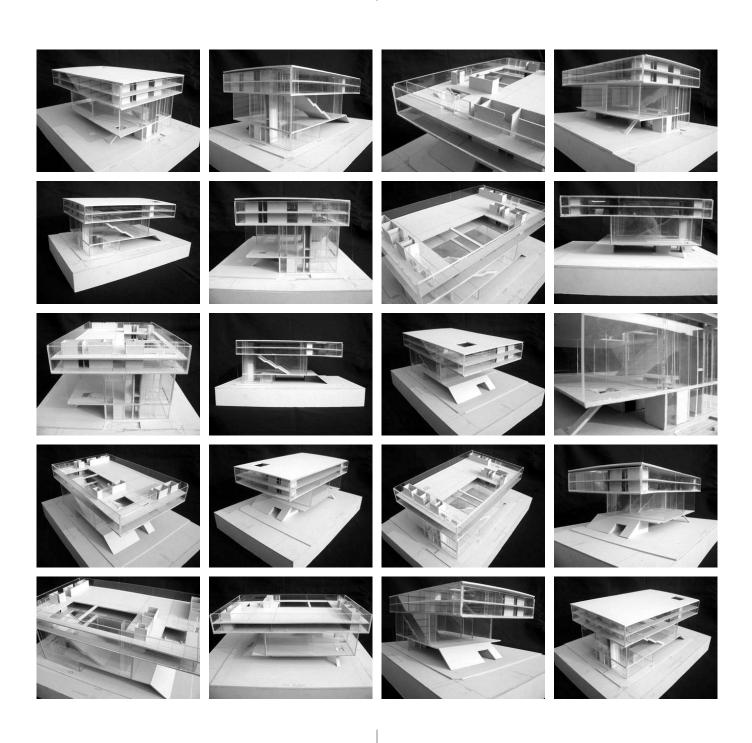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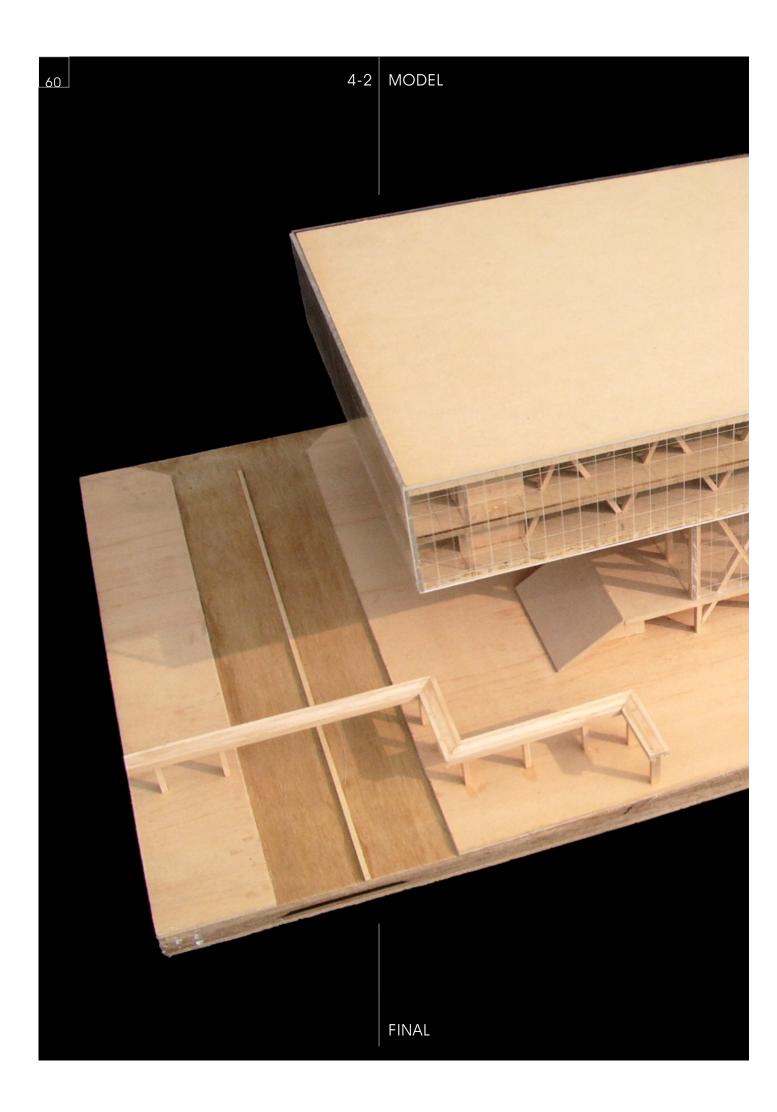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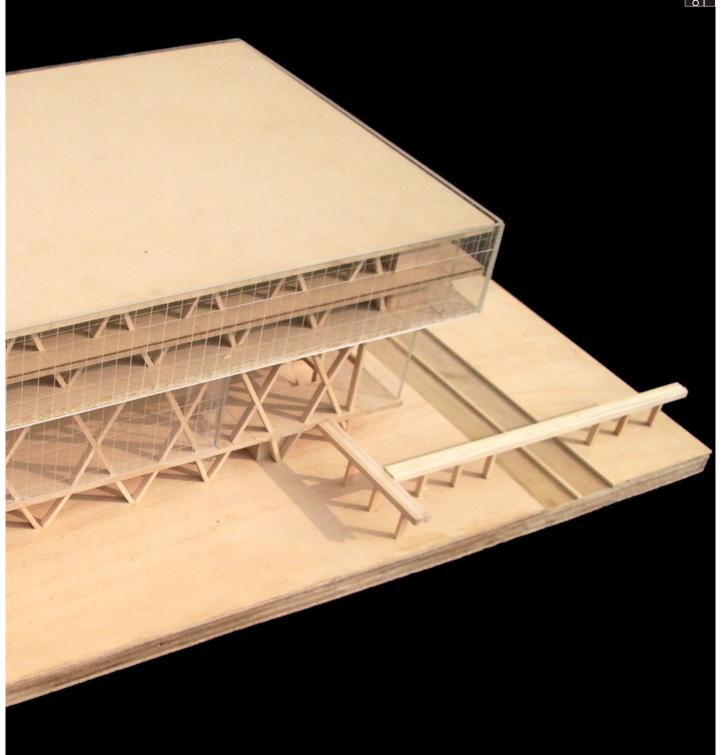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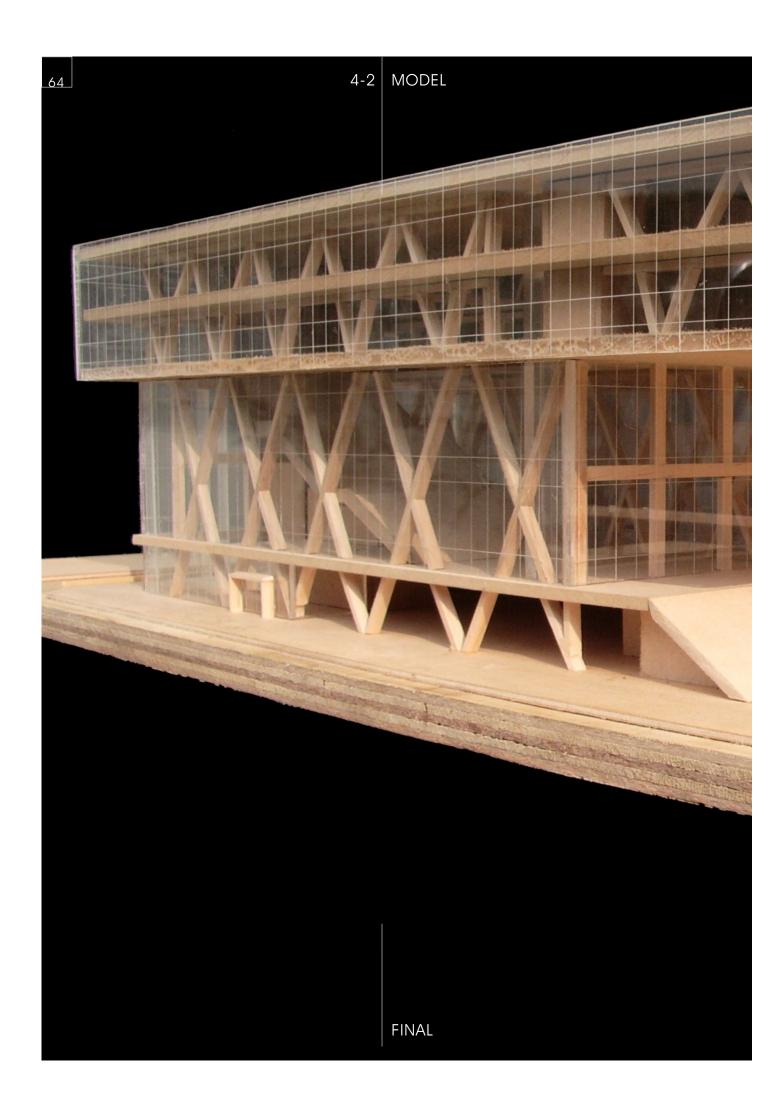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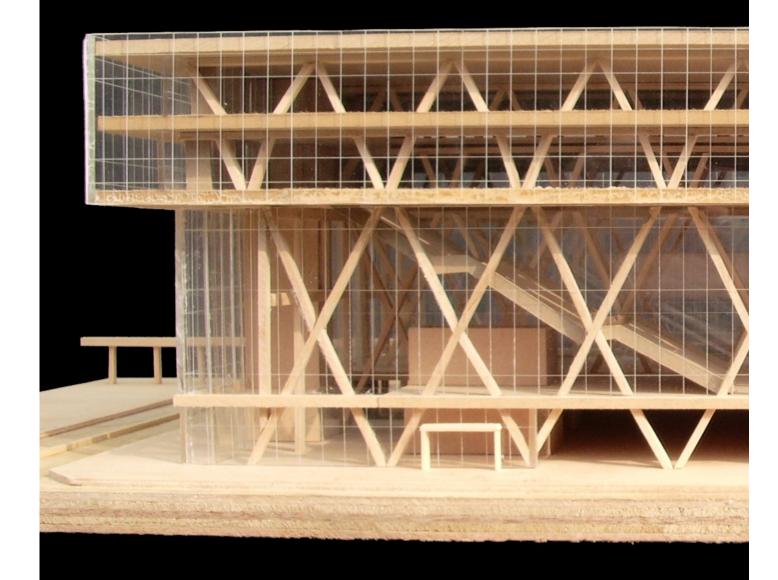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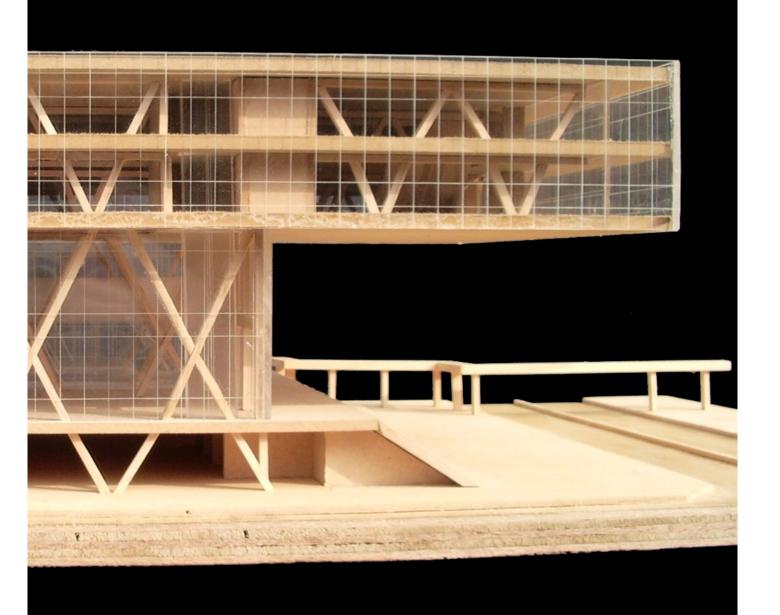












附錄



<同化>

大衛科能堡(David Cronenberg)的知名度比不上他所執導與編劇的電影。

<X 接觸─來自異世界> eXistenZ (1999)

<超速性追緝> Crash (1996)

<蝴蝶君> M. Butterfly (1993)

<裸體午餐> Naked Lunch (1991)

<雙生兄弟> Dead Ringers (1988)

<十三號星期五>(電視影集)Friday the 13th >(1987) TV Series (episode "Faith Healer")

<變蠅人> The Fly (1986)

<The Dead Zone> (1983)

<錄影帶謀殺案> Videodrome (1983) (G)

<掃描者大決鬥> Scanners (1981)

大衛科能堡的電影容易被冠上"恐怖片"的類型,他的電影所探討的內容讓許多觀眾不寒而慄----開腸破肚;變態美學;人獸異植;受壓抑的潛意識與變形的欲望宣洩;濱臨死亡與痛苦之極限方可領略的"超越快樂原則"(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在血腥暴力的表層之下,再現的是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的脆弱人性。其中的<變蠅人>在近年被票選爲"史上最恐怖的電影"----科學家在研究出基因轉移的機器成功後,竟然用自己的身體做實驗,但是在傳送過程時,一隻蒼蠅意外飛進機器中,使得科學家與蒼蠅的基因混合,變成半人半昆蟲的怪物……。

不同於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情節,〈變蠅人〉中的主角(科學家)並非無可奈何地接受"變形"的命運而獨自哀痛,而是積極地尋求讓一天比一天不更不像人的自己變回人形的方法。但是,科學家用盡一切的手段都無法除掉深植體內的蒼蠅基因。最終他找到了一個拯救自己"最佳"的方式----如果體內的蒼蠅基因是無法完全除去的基質,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降低蒼蠅基因在體內所占的比例。其方式為: 找一個百分之百的人類與人蠅各半的他進行基因合成,就可以將體內蒼蠅的基因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若再找第二個人與他進行合成,就可以把體內蒼蠅的基因降到百分之十二點五·····。就像以清水逐次更換魚缸裡的濁水一樣。以此類推,與越多百分之百的人類進行基因合成,他就會越來越逼近於"人形"、越來越像"純粹的人"。於是科學家開始思考該找何人來與逐日喪失人形的自己進行合成。

"變蠅人與百分之百的人類進行基因合成"是劇中最耐人尋味的議題,其張力遠超過"人 蠅合體"的概念。

要瞭解其中的趣味,我們必須先跳出"變蠅人"的情節,回到真實的世界與人生,問自己一些嚴肅的問題:「何人是你此生中最重要而不願割捨的人?你願意與何者共度一生,不因生老病死、貧富貴賤而分離?你願意與誰分享彼此生命中所有的快樂與痛苦,並且與他共同擁有

彼此的一切,如同不可分離的一體……?」這些問題的命題與婚禮上牧師向欲結連理的男女所詢問的問題雷同,是為了堅定並見證當下男女雙方對婚姻的信仰與忠貞而進行的儀式性提問。變蠅人決定該與何人進行基因合成的思考模式,就是不斷地以上列問題自問自答。

變蠅人爲什麼想要變回人類?真正的解答絕不是膚淺的一般性直覺回應----很醜、很怪異。而是企圖找回成爲人類社會中的一份子所具備的"認同感"。變蠅人想要與自己進行基因合成的第一志願就是他"最愛的人"---他的女友;他最不願分離的人;肚子裡懷著他的後代的女人;也是最必須需要認同自我怪異的他者。在科學家是個正常人之時,像所有的人一樣,他的人生需要一個可以見證自我存在並無條件認同自己的另一半;在他成爲半人半蠅之後,他不僅與所有人類產生構造上的差異,還與世界上所有的物種絕緣,成爲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存在,此時的他更需要他者的認同以填補極大的孤獨。然而迫使他人認同自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使他人感染與自己相同的疾病。所以變蠅人想要變回人的手段是一種以帶原者散播病毒,以此同化他人,強迫他人認同自我的劇烈手段。但是誰願意認同一個半人半蠅的怪物?甚至將自己的肉體與無人可接受的怪物合成,成爲世界上最孤獨的個體?即使這怪物有一半是自己的愛人,但是誰能忽視與愛人一體的卻是自己與社會永遠不能接受的醜陋事物。一但認同了這個怪物,就是放棄了與世界上多數人共有的相互認同。「百分之五十的愛人加上百分之五十的蒼蠅」考驗著凡人對感情的忠誠與信仰,也考驗著自我的認同與對外界的認同極限。

「人類需要鄰人具有足夠的相似處,以便相互瞭解;具有足夠的相異處,以便激起注意; 具有足夠的偉大處,以便引發羨慕。」----懷海德(A.N. Whitehead)

每個人都像變蠅人一樣獨特,但是又希望外界對自己的獨特存在有正面的回應,所以不斷 地對外界散怖自我的病毒,同化他人,製造自己的認同圈,再以認同圈凝聚成對抗外界的核心, 再創造自我的獨特,以鞏固自我存在的價值不感孤獨。 所生的小雜種,他是一個愛說謊又不顧他人死活的卑鄙小偷給他隱身帽跟一雙有翅膀的涼 鞋,讓他在途中以狡詐的方式問出梅杜莎的藏身之處。

我們可以從梅杜莎的背景了解到一般人對於這段希臘神話的誤解有多深。也就是這故事到底被主流價值觀簡化並扭曲的程度有多少?多數人一定認為梅杜莎天生就是邪惡的蛇髮魔女。訪不定還會有家長對他的孩子灌輸一種錯誤又自己為是的觀念----蛇髮魔女就是上輩子壞事做多了才會投胎成為蛇髮魔女呀!要不然就是蛇髮魔女就是大蛇髮魔女生的小蛇髮魔女、、、、之類正邪不兩立的價值觀。這真是天大的錯誤。梅杜莎本是一位美麗動人的年輕女子,也是海神普西頓(宙斯的親兄弟)所追求的女子。梅杜莎是故事中唯一的善類,也是最莫名其妙的犧牲品。海神普西頓追求梅杜莎之前,曾與智慧女神雅典娜----從他的親兄弟宙斯頭殼裡跑出來的怪胎----有過節。雅典娜施法將普西頓愛慕的梅杜莎變成蛇髮魔女,讓她的眼睛所見的一切都變成石頭,以報復普西頓。雅典娜是相當記仇的女人,把別人變成怪物還不夠,還利用急於建功的佩色斯展除無辜的梅杜莎。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梅杜莎並不是被佩色斯所殺,而是再次地死於雅典娜不曾熄滅的仇恨。

梅杜莎的苦難並未隨著她生命的結束而終止。佩色斯將蛇髮魔女的首級裝入麻布袋中,繼續著他的斬妖之旅。每當他將要敗給對手之時,他便會從布袋中去出他的戰利品,以梅杜莎的雙眼石化對手。梅杜莎從美麗的少女無緣無故地被變成妖怪,死了之後還成爲殺己者的"殺人工具",讓人繼續記憶著他的邪惡與醜陋。直到佩色斯殺光了一切想殺的(包括他的養父----迪克堤斯)之後,佩色斯將裝著頭顱的布袋擲入大海,梅杜莎在世人眼中的醜陋與邪惡才算終了,並以浪漫的方式向世人再次展現他的美麗----凡她所見的一切都變成了美艷的珊瑚。這才是真正的蛇髮魔女梅杜莎的一生。一個被天神們玩弄的美麗女子的一生。

我心中一直有個詮釋梅杜莎的方式,可以讓這段神話的正義與邪惡得到新的定義。

梅杜莎變成蛇髮魔女之後,在她那石化萬物的雙眼裡,其實仍住著成爲妖怪前的善良之心。因爲不願傷害世人,所以她一直獨自躲在黑暗的洞穴中,讓她的雙眼看不到美好的外界。除非有人闖入洞穴裡,否則不會有人因爲她的凝視而變成石頭。她已盡了全力爲她無法改變的悲劇尋求最好的結局-----個人在洞穴中等待死亡。但是那些在奧林匹斯山上擁有權力與法術的眾神未曾同情她的命運,反而創造出屠殺她的使者來到世上,用假情假義地正義之名了結她的生命,並以她的屍體爲英雄加持。屠魔英雄佩色斯只是一個想藉此證明自己不凡,並擺脫私生子污名的小子,若不是天神的法寶爲他護航,他的下場只會成爲洞穴中另一個石頭而已。可憐的梅杜莎大可衝出洞穴以眼神向外界表達她心中的忿恨。但是,當她的雙眼再次看到外界時,她已不是自己的主人。領著她的雙眼掃蕩世界的是屠殺她的莽夫,她所石化的對象沒有一個是她的仇家,而是將要殺死莽夫的無辜者。直到梅杜莎之頭顱落入海中,奇跡發生了。石化萬物的雙眼生產著美麗的珊瑚,這大概是眾神跟她開的最後一個玩笑吧。

這就是我想說的邪惡故事。

<雑種>

因爲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完美,所以完美的東西都需要經過刻意地營造。

因為每一個人的口味不盡相同,所以食品公司在推出新的食品之前,一定會狠狠地花上一筆錢做市調,以確保它們的產品可以得到時下多數人的喜愛。以飲料為例,市調公司會以亂數抽樣調查一般人民對於某種已上市或未上市飲品的口味、容量、包裝、建議售價、廣告形象、可能購買的欲望與飲用頻率等質與量的統計,以提供廠商更明智的商品策略。簡單的說,食品公司永遠都在企圖大量生產一種大眾----指的是多數人,而不是所有人----喜好的飲品以謀利。所以我們可以推論,或許食品公司的董事們從來不喝自己公司的飲品,因為他們所生產的東西是給大眾的,而不是給自己的,所以口味不一定迎合自己的喜好。但是,只要大眾喜歡他們的產品就可以爲公司帶來大筆的訂單,的即使自己一點都不喜歡。

「走! 我們一起去把貍殺掉!」

「太好了!」

「就這麼辦。萬歲!」

所以迷你豬、小栗鼠以及白鷺鷥回家拿了殺貍的工具之後,在森林中央的廣場集合。他們 輪流將背包裡的工具拿出來向同伴炫耀一般。迷你豬嘟著嘴向大夥展示他的他帶的特大包口香 糖;小栗鼠緩慢地推出一綑鮮黃色的毛線球;白鷺鷥故弄玄虛地把一瓶辣椒醬藏在背後,吊盡大 家的味口之後才笑嘻嘻地把東西亮出來。在確認了彼此的工具後,三個好朋友手拉著手、一路打 打鬧鬧地向貍的住所前進。

「你們要去哪裡?」好奇的小象在放學的途中巧遇他們三者便隨口問。

「我們要去殺貍呀!你要不要一起來?」小栗鼠說。

「我真的可以跟嗎?等我一下,我先把書包拿回家,跟媽媽說一聲我馬上就過來跟你們集 合。」

「好!我們等你喔。」

於是小象帶著媽媽的給的椰子加入殺貍的行列。嘻嘻哈哈的一群動物繼續他們的行程。

浣熊聽到迷你豬的笑聲從草叢中探出頭來。

「你們要去哪裡玩呀?還帶了那麼多東西。」浣熊問。

「殺貍!殺貍!你有興趣嗎?」白鷺鷥說。

「真的嗎?殺貍我當然有興趣。」

浣熊就隨手拿了一根沒有釣鉤的魚竿跟著一夥動物上路了。

一路上各種不同的動物接二連三地加入殺貍的行列。其中包括了叼著軟糖的金絲雀;披著魚網的波斯貓;頂著煤碳的小烏龜;推著保特瓶的晰蜴;掛著甜甜圈的小獅子;提著開瓶器的黑猩猩;以及裹著帆布的梅花鹿。他們一路唱歌,快快樂樂地來往貍的住所前進。他們一夥動物走累了就休息,無聊就唱歌,看到水池就跳進去游泳,到了晚上還升起營火圍成一圈跳舞到天亮,就這樣經過了三天的旅途,他們到了貍的家然後他們就用帶來的工具開始殺貍。之後的一個月,這群曾經一同旅行的動物見面的時候都忍不住回味起那次美妙的經驗。

至於貍,他其實並沒有死,他只被挖掉左邊的眼睛、拔掉三分之二的舌頭,兩隻前腳被打斷,左半邊皮毛脫落見骨,失去半截性器官以及股盆破裂。貍之所以能活著,因爲這群熱愛殺貍的動物已經約定好明年春天會再來找他。

〈葬禮〉

灰熊永遠改不了他樂觀的天性。"樂觀"真的灰熊的天性嗎?如果這真的是他的天性,那他的死亡證明上應該是這麼寫的----快樂死。

在他生前,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他難過。因為森林裡的動物從來沒看過灰熊憂傷過,他永 遠保持輕鬆的笑臉與爽朗的笑聲,久而久之,森林裡的動物都認定灰熊是一隻樂觀的動物。就算 是他的稚子溺斃在被雨水填滿的樹洞中;雖然獵人的陷阱奪走他的雙掌;即使是老灰熊的死,也 只能讓他二十三吋的笑容收歛半英吋。他永遠保持他那不變的笑容與笑聲。這就是灰熊。

灰熊的話不多,但是他喜歡說笑話。灰熊說的話除了笑話,還是笑話。但是灰熊說的笑話 其實並不能算是笑話,因爲笑得無法自拔的永遠是他自己,其他的動物都是因爲灰熊喜感的笑臉 與停不了的笑聲而感染歡樂的氣息,而不是因爲他說的笑話而笑。

X X X X

「灰熊,你的小孩溺死了,你以後的日子怎麼辦?」貓頭鷹佇足在雨後潮濕的樹幹上,歪著脖著望著灰熊。

全身皮毛仍在滴水的灰熊揉掉眼皮上的雨水。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 懷裡冰冷的小灰熊笑著說。所以貓頭鷹也笑了。

X X X X

「灰熊,你的雙手不見了你會難過嗎。」小白兔抬頭看著灰熊。

灰熊慢慢轉身彎下腰,用沒有熊掌的手臂搔著頭。

「我當然,當然很難過。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 出沙啞的笑聲。所以小白兔也笑了。

 $f X \qquad \qquad X$

「灰熊,令尊的死請你節哀,日子還是要過呀。」老山羊皺著眉頭對灰熊說。

灰熊顫抖著身體笑著對父親的老友頻頻點頭。

「我再也沒有任何親人了。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 齁齁~」灰熊越笑越大聲,巨大的身體也隨著裂嘴不斷抖動,直到整個森林都聽得到他那停不了 的笑聲。所有老山羊也跟著笑了。

X X X X X X

有一天,森林裡突然聽不到灰熊的笑聲,最熱心的九官鳥第一個飛到灰熊的樹洞探望他, 只見灰熊保持著一貫的笑容一動也不動。九官鳥用嘴在灰熊臉上啄了幾下,才發現他已經沒有氣 息了。

灰熊下葬時,所有動物都來了。大家都想目睹灰熊的最後一面,以永遠記得灰熊獨特的笑 聲與他那不好笑的笑話。「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